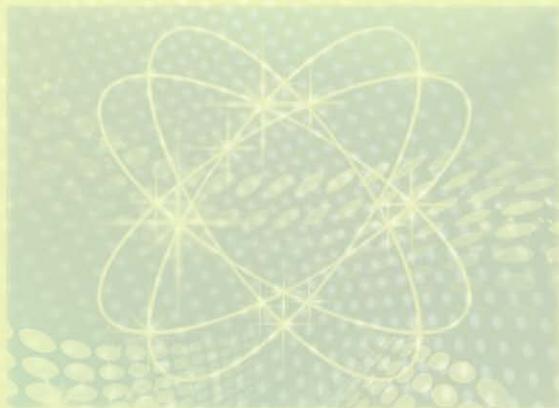


陕西人

杜春锋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人

杜春锋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西人 / 杜春锋 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24-09696-5

I. ①陕… II. ①杜…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4014 号

陕 西 人

作 者 杜春锋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32 开 10.875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9696-5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 陕西人 / 1
- 黄土高坡我的家 / 12
- 爷爷的怀念 / 18
- 遥远的王姨 / 21
- 高考命题记趣 / 25
- 侄子正在读初一 / 41
- 啍，撩扎咧 / 43
- 记忆的尽头 / 46
- 那学习日语的岁月 / 48
- 祭父文 / 54
- 我的墓志铭：一切都会过去 / 57
- 枕石 / 61
- 永远的街景 / 64
- 焗油 / 67
- 档案里的人团申请书 / 70
- 陪母亲拉家常 / 77
- 一朝权在手 / 81

- 永远的七七级 / 86
- 那香透记忆的西红柿汤面 / 93
-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 98
- 你好，广播 / 111
- 寂寥自由人 / 115
- 我的军旅生涯 / 119
- 祭母文 / 148
- 十里迎送 / 152
- 温暖的布口袋 / 159
- 五月之恸 / 165
- “狼来了”：关于审美悲怆的思考 / 170
- 大学的天空 / 174
- 上课的尴尬 / 176
- 由学生作业造假说起 / 178
- 迎评促建：中国高等教育的再一次自我矮化 / 181
- 晨读 / 184
- 阿喀琉斯：个人利益高于一切 / 187
- 传统儒学的亲专制性 / 190
- 面对氓夫人的自怨自艾 / 193
- “乡校”一毁几千年 / 197
- 诸葛亮能借到十万支箭么 / 200



为“扒灰”也喝彩 / 204

不可思议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 209

“范跑跑”在PK什么 / 212

另类英雄罗慕路斯

——解读迪伦马特的《罗慕路斯大帝》 / 217

福建作文题有些“灰” / 226

中国人的良心呢 / 231

我的西藏之旅 / 238

走进泸沽湖 / 254

远方——再叙泸沽湖 / 259

冠豸山 / 261

黄山归来 / 264

雁荡无雁 / 267

牌坊群前的思考 / 270

精雕细镂徽文化 / 273

观龙海火山公园有感 / 276

阅读时间 / 278

丹霞地貌连续剧第二集：拥抱武夷 / 280

和海浪跳舞 / 284

- 面对近 50 亿光年的星系 / 287
- 红色的向往 / 289
- 呵，红木棉 / 292
- 我和文字晒太阳 / 295
- 假日，阳光很灿烂 / 297
- 听雨 / 300
- 回到乡下过年去 / 302
- 博客大串门 / 305
- 窥伺你不为人知的“性趣” / 307
- 新年祈福 / 311
- 2008 年的记忆 / 313
- 一票难求与易得 / 316
- 沉重的“人口众多” / 319
- QQ 上卖茶叶的女人：写在三八妇女节 / 323
- 吃饱了撑的：我溜进了西祠胡同 / 326
- 2009，阳光依然灿烂 / 330
- 开一块菜地，种一个传说 / 334
- 昨天，一个虚空的存在 / 339



陕西人

我终于要写陕西人了。

这个题目在我心里压了十几年，每每想起，总有一种沉重感和沧桑感。我本陕西人，对陕西这块土地上的一草一木有股血脉上的敬重与依恋，为陕西这方地域上厚重的历史自豪着、敬畏着、叹息且迷惘着。当我在自家的土窑洞前看着横陈在不远处的乾陵时，陕西人的既渺小又伟大的复杂感在我心底油然而生。多年后在大东北读研时，一位从陕西访学归来的同学把陕西人与秦俑互为喻体的描述让我在一阵恼怒之后终于认真思考陕西人了。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那个同学这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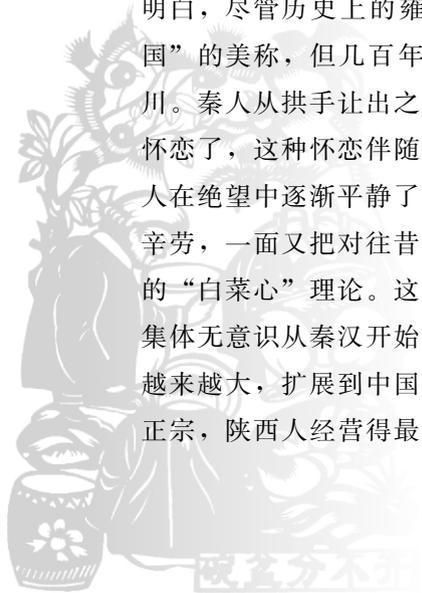
当我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时，我首先为那气吞六合、一统宇内的气势所震撼，那是一种排山倒海、掀雷掣电的伟力。接着，从那些庞大的方阵中，我又听到了战争与集权的呐喊，听到了排斥异端、禁锢民智、强求一律的画外音，我于是想尽快离开那里。在离开的那一瞬，我看到了每一个俑毫无表情的脸：麻木，麻木！而这种麻木让我在临潼的大街上、田地里又看到了。我当时觉得，两千年的历史在临潼被压缩成一个薄薄

陝 人

的瞬间，俑是不会活动的临潼人，临潼人是会活动的俑……

一

生于农村长于困顿中的我总看到父辈们没日没夜地辛劳，在那焦黄的看得人眼睛发麻的土地上超负荷地劳作，仅期望能吃上白面条和馒头，而吃榆树皮、晒青了的小土豆甚至观音土的经历让童年的天空不是瓦蓝色而是血紫色。就在地坑窑里看着不正常的天空喝着稀得不能再稀的小米粥、吃着蘸有辣椒面和盐的杂面馍时，总能听到父母或乡邻千篇一律又蕴含无穷的话语：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中国，中国最好的地方是陕西，陕西最好的地方就是咱这儿；如果把中国比做一棵大白菜，咱们陕西就是那白菜心，咱这儿就是白菜心儿中最好最嫩的地方。这种宇宙认识论中的“地心说”经过陕西农民的代代承传发挥之后竟成了陕西人对故土的一种绝对化苦恋。若干年后的我才明白，尽管历史上的雍州之地早于四川几百年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几百年后雍州不得不把这一美称拱手让于四川。秦人从拱手让出之日起大概就对昔日的“天府之国”开始怀恋了，这种怀恋伴随着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让秦人在绝望中逐渐平静了。平静下来的秦人一面忍辱负重地加倍辛劳，一面又把对往昔的美好怀恋扭曲成宽慰自己、教育后人的“白菜心”理论。这是陕西文化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从秦汉开始向四周蔓延开去，于是，“白菜心”就越来越大，扩展到中国的东西南北，只是陕西的“白菜心”最正宗，陕西人经营得最精致罢了。





总有新的考古挖掘能震惊世界，让中国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能在陕西的每一寸土地下得到实物佐证；总能听到老师给学生讲课时说：你们现在上课、吃饭、睡觉的地方，说不定就是王者登基、皇帝理政、李白吟诗、贾岛骑驴的地方；也总见到地道的陕西人无论官员、款爷、文人、农民等端起一碗又宽又长有红辣椒的面条时脸上所洋溢的知足感和幸福感……厚重的历史让陕西人永远自豪着怀旧，黄土地上生长出的食物结构让陕西人也不敢放胆构想自己的饮食理想，在困顿中只知勤劳的陕西人面对不理想的生存状态总去检讨自己还不够勤劳；一旦有子女要走出陕西去外面的世界闯荡时，年迈的父母总有关于外面世界的无限担忧，总会千叮咛万嘱咐将来有无出息都一定要回来啊！

当土生土长的陕西人终于走出潼关甚至走出国门，经过多少年的魂萦梦绕和苦苦思索之后才终于发现：“白菜心”仅仅属于一个可怜兮兮的过去式。

二

外地人都明白，如果要看历史，就上陕西去。

西安珍藏的历史瑰宝就已经让世界瞪目了，钟楼、碑林、古城墙、大小雁塔、半坡遗址、秦始皇陵、华清池……像镶嵌在夜空中夺人魂魄的群星，吸引着外地人、外国人络绎不绝地前来一看究竟，更何况西安之外还有乾陵、昭陵、法门寺、黄陵等知名度很高的历史遗迹呢！我曾经想，如果中国古代建筑不是土木结构而是古希腊的大理石结构，那陕西人一定会为自己拥有阿房宫、大明宫那样的历史建筑而欣喜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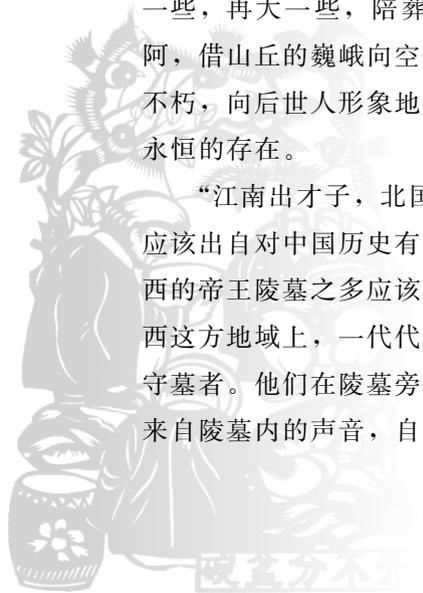
陕西人

在陕西的历史遗迹中，数量最多、分量最重的要数陵墓。这些陵墓对陕西人的影响特别重大。

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发号施令、君临天下的帝王们似乎很看重经营死后的陵墓。励精图治、教化臣民、期冀本姓氏王朝万万岁下去不能不说是他们的经营目的，但这与经营陵墓比较起来，后者更能体现个人面对黄土地的奇伟而深邃的思考。他们是皇帝，历史给予了他们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他们施展了；但他们又是人，在渺远的时间让个人的有限在对抗时间的无限时，他们悚然了。悚然之余，他们看到了躺在千沟万壑中的一个依山而建的陵墓：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给他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还有什么比经营陵墓更符合黄土地的性格呢？生于斯，葬于斯，永世守于斯。普通人是，帝王们也是。属于个人的时间是极其有限的，死后的尸体是会速朽的，史书记载的也仅是文化人能读懂的，而唯独把励精图治与建造陵墓完美地结合起来，让生前的至尊与死后的显赫统一起来，于是，陵墓修得大一些，再大一些，陪葬的东西多一些，再多一些，托体于山阿，借山丘的巍峨向空间垂范自己的伟大，向时间炫耀自己的不朽，向后世人形象地叙述自己是一个曾经的存在，更是一个永恒的存在。

“江南出才子，北国出将，陕西好风水埋皇上。”这两句话应该出自对中国历史有一定研究的某一陕西人之口。的确，陕西的帝王陵墓之多应该居全国之首。星罗棋布的陵墓矗立在陕西这方地域上，一代代的陕西人就宿命地成了忠于职守的皇陵守墓者。他们在陵墓旁休养生息，对着陵墓思考问题，聆听那来自陵墓内的声音，自然而然地承担着守卫陵墓安全的责任。





于是，他们多少读懂了“不朽”的含义，他们很注重活着的和死去的名声，他们积淀了温顺、勤劳、内敛、憨厚的性格，他们恪守着忠孝大于天的人生信条，他们认为一个社会有了皇帝才可能有太平可言，他们也梦想后世子孙里能出一个或几个和那陵墓里的人一样显赫的人。如果他们中有人想走出陵墓的包围，东有潼关、西有蜀道、南有秦岭、北有沙漠拦着他们，更主要的，他们不敢轻易走出去，因为那些陵墓里早已腐烂了的尸体，曾经或者依旧用威严的眼睛扫视着陕西人的举动。

呵，陕西人，你守陵的任务如今终结了么？

三

秦始皇在抗击匈奴的战斗之后，没有想到打到更遥远的地方与同一时空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大军进行战斗，他想到了修筑长城既防御外敌又圈住领地，既显示强大又暗示怯弱，他在荒漠里筑起了一道万里长城。如今的秦长城躺在荒漠里如一个无家可归的垂死之人，而比它晚了一千多年后退了一千多华里的明长城却成了伟大、不屈的象征，从而赢得国人的垂青。这是历史的反讽呢，还是更袖珍的明城墙让国人的灵魂更“袖珍”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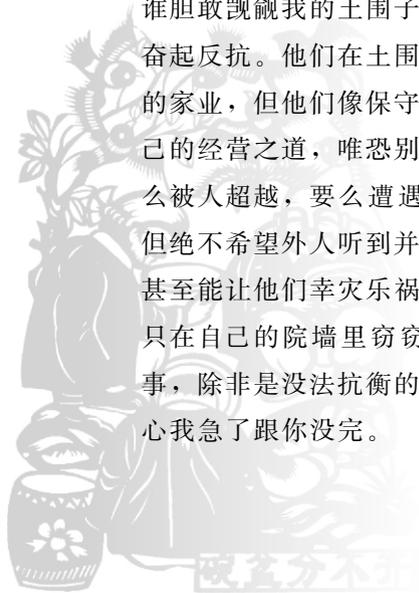
与秦始皇“每破敌阵，写仿其宫室，作之于咸阳北阪上”而形成的“绵延三百里”的阿房宫相比，西安的明城墙方方正正地矗立在那里供人们参观和凭吊，它受到的礼遇犹如明长城一样厚重。即使没有出过陕西去过“很好看”的八达岭长城的陕西人只要看一眼西安的城墙就感到骄傲与知足了，即使没有到过西安看过很精致的明城墙的农村人看一眼村寨的围墙、自家的院墙

陝 人

也能产生相似思维，体悟到长城给人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墙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已凝结在陕西人的血脉之中。

墙，方方正正的墙，当御敌的功能消失殆尽之后，逐渐成为人们寻求安全的一种心理屏障。在自己垒起的方框内生活，既容易正规正矩，又容易因循锁闭。所以，陕西人的正直、大方、忠贞、刚强、直率、老成等优秀品质便从墙的规矩中衍生而出，同时又裹挟出不善变通、荒蛮自大、视阈褊狭、封闭守旧等地域缺陷。陕西人注定要走出墙的包围才有大作为，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墙总圈着他们，困着他们的步子，让他们在自己垒的墙里心安理得地生活着。走出去的陕西人在与外地人的交往中在发挥性格优势的同时不断扩大着、整合着心中的墙，而死守在墙内的陕西人则在既是优势又是毛病的性格碰撞中不断收缩，死守着有形的和无形的墙。

墙是历史，墙是现实，墙是屏障。历史让人敬仰，现实使人彷徨，屏障令人绝望！生活在墙内的陕西人守着老祖宗或者他们自己圈起的土围子，寸土必争意识流淌在他们的血脉里，谁胆敢觊觎我的土围子或者侵占一丝一厘，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奋起反抗。他们在土围子内像其他土围子里的人一样经营自己的家业，但他们像保守机密一样不会向土围子以外的人泄露自己的经营之道，唯恐别人从中窥去了什么属于自己的东西，要么被人超越，要么遭遇嘲笑。他们在内可以“兄弟阋于墙”，但绝不希望外人听到并笑话他们，他们愿意听别人家的打闹声甚至能让他们幸灾乐祸的事情，但他们又装作从来没有听到，只在自己的院墙里窃窃私笑。一旦有人敢管他们墙内的家务事，除非是没法抗衡的官家，任何人都别想把手伸那么长，小心我急了跟你没完。





精心经营墙内，而墙外的公共空间则希望有本事的人去侍弄。做好了我享用着还要骂你，做坏了我更是要叫骂。沿海人家家门前盖骑楼给每一个经过的人提供方便的做法在陕西行不通，陕西人即使盖遮雨处也都会朝墙里而绝不会朝墙外：你平白无故从我家的干净处通过，没有淋到雨或者晒到太阳，我想着心里都不舒服，何况看到了呢？

墙，我该怎样看待你呢？你是陕西的，更是中国的。你矗立在陕西人和国人眼前或心中塑造着陕西人和国人的文化心理，这注定了我们民族的黄土地情结里无法注入大海的气势磅礴，更无法注入浩瀚宇宙的邈远绵长。墙，我多想为你写一篇祭文，你千古去吧。

四

毕竟这里演绎过汉唐盛世，毕竟这里铺排过大赋、吟唱过唐诗，超功利性的活动让陕西人把子虚乌有的铺排当成一种生存境界，日常的劳作过程中蕴藉着玄虚的审美理想，这竟成“不求彼岸求大海”的存在主义思想了。

传统的陕西人不善经商，甚至从骨子里鄙视经商，他们在日当正午时除禾，在月光下扬场，甩着牛鞭拉车犁地，吸着烟袋看着庄稼生长，劳动后少得可怜的所得固然能给他们带来些许快慰，但那毕竟是未来的一种功利，而正在进行时的劳作更能让他们进入忘我的陶醉之中，进入生命价值的实现之中，进入陶冶性情的娱乐之中。陕西人对于懒汉的蔑视既来自生存层面但更多来自生存境界层面，在勤快的穷人与懒惰的富人之间应该肯定哪一个？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话题。陕西人对

陕西人

“正业”以外的大多数东西排斥着，这是一种不幸呢，抑或是一种幸运？

“正业”者，在地道的陕西人眼里，一是“耕”，二是“读”。

在黄土地上耕作的陕西人即使再穷也要把孩子送进学堂去念书，他们没有“知识改变命运”的先进但功利性很强的观念，他们仅喜欢听孩子朗朗的读书声，看孩子端正的写字状，闻孩子砚台里飘来的墨香。陕西这方地域历史上出的状元屈指可数，因读书而光宗耀祖的范例也远不及江南多，但学堂、读书、写字、笔墨纸砚等在陕西人眼里几乎成为一种神圣，成为孩子成长中必须进入其中把玩的对象。不说历史上有官员路过学堂时也要下马步行通过的民间传说过于久远，即使在“读书无用”的历史浩劫中，陕西人依然固执地送孩子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包括“黑五类”们在绝望中也不放弃孩子在念书中成长。于是，陕西的教育事业开始雄视全国了，除了得天独厚的北京和上海之外；于是，陕西人在既务本又务虚的教育上做文章，尽管知识未能立竿见影地产生效益，尽管经济发展未能与文化教育步调一致，但他们耐性极好地经营着“学堂”。

当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还没有形成产业化的若干年前，陕西的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正业”自然而然地生长着。据记载，在上世纪前半叶，陕西的高等院校已经像璀璨的明珠一个接一个在西安及其周边熠熠闪光了。1934年，在西府那荒凉的农庄之间，在远离大都市的武功县，陕西人就已经开始经营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了。陕西人经营读书和读书的地方像他们耕种田地一样，这几乎成了他们的一种生存观念。难怪陕西省多少年间大学林立，大师如云，就连一些民办院校也敢小觑某些经济



大省的公办院校，这不能不算陕西人的骄傲和自豪吧！

城市生产着市民文化，而大学永远生产着远远超越市民文化的科学和人文精神。陕西的大学培养出的文化生产力大军源源不断走出陕西，向东西南北辐射出去，而陕西依然在兢兢业业中承担着培养人、发展人、完善人的历史使命，这应该是前瞻得不能再前瞻的大智慧了。

在急功近利的经济标尺面前，陕西是矮了一截；在物欲横流的大背景下，陕西人是迟钝了一些。但是，在不断延伸的历史长河里，几年甚至几十年算得了什么？陕西人没有急着去比较去评判，倒是外地人包括生活在外地的陕西人急着比较评判了。陕西人心目中的评判尺度想尽可能长一些或者更审美一些，而别人的短尺则近视几多，功利几多。这种评判也曾让陕西人困惑起来，面对困惑，陕西仍像固守城墙一样固守着他们的生存理念。这是陕西人性格大器的写照，还是他们不可理喻的迂阔呢？

五

在俑与陕西人相似的脸上，如果你再仔细端详，就一定会发现：那棱角分明的线条，那憨厚且质感的微笑，那挺拔的鼻子和厚厚的嘴，除了表露出些许麻木之外，更多镌刻着耿直、豪迈、坚韧、无所畏惧等气质特点。这些气质特点，正是陕西人自嘲、外地人嘲笑的陕西“愣娃”所蕴含的。

“愣”者，说话做事不计后果，鲁莽冒失。但陕西人用这一贬义词来自喻，要彰显的却恰恰是秦人天不怕地不怕的胆识和认死理、豁出去的精神。

陕西人

能够彰显陕西“愣娃”的事例我们能列出很多。村子里，两个小伙子对峙，一方手持一根棍，另一方会扛来一条椽；商店里，卖货的瞧买货的不顺眼，即使你给钱多我也坚决不把东西卖给你，买货的嫌卖货的声重了，即使你的东西再便宜我也绝不买你的；单位里，两个平时很要好的同事可以因为一句闲话而从此私下里使尽浑身力气抵牛；遇到看不过眼的事，即使损人不利己，我也会豁出去跟你弄到底……

但是，“愣娃”也有可爱和光辉的许多事例。如果说鲧治水患九年不得、禹承父业终于治服水患是历史传说的话，那么，出生于陕西韩城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修撰《史记》的作为就是真真切切的鲧禹治水了。

一提司马迁，只要是中国人，谁不会油然而生出一股贯通全身血脉的敬畏之情？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一个平平常常的血肉之躯，读书作文就足以显露他的才华了，趋利避害完全可以坐稳他的太史令了，但谁让他秉承了秦人的“愣”呢？谁又让他做了给历史写真的史官呢？历史的巧合淋漓尽致地挥洒出秦人的气概，司马迁仅把这种巧合演绎成必然并通过“燃烧自己”让秦人的“愣”成为华夏民族的灵魂。

司马迁因为“愣”而招祸，招祸进一步催化了他骨子里的“愣”，他没有像他所推崇的屈原那样长歌一曲投江而死，更没有从此服帖成如后世那些被阉割了灵魂的奴才文人。黄土地黄河水赋予他以做人的胸襟和胆识，于是他的作为就洞穿历史、辉映未来，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每当我嚼着很厚很硬的乾州锅盔的时候，每当我听一声很粗很野的秦腔或者信天游的时候，每当我端着大海碗吃又宽又长的裤带面的时候，每当我在千沟万壑中看到黄河裹挟着泥沙